

第二十回 癩道人忽驚塵夢 風流害自入桃源

詩云：

一片飛霞化錦營，自非上聖敢忘情；移來小篆藏歸鳳，逗盡閒花記曉鶯。
才子始能憐菊耀，英雄猶得夢苕榮；繡屏往事添新譜，不是前緣莫浪評。

趙雲客自造「五花樓」，終日肆意歡娛，全不想著功名事業。家中殷富，自足驕奢，把朝廷一應大事，托金錢兩位，及王御史周旋。

自己只說親老無人侍養，不肯入朝理事。朝廷幾番辟召，他竟堅辭不出。
光陰迅速，頃刻數年，四方多故，方隅一變。韓駙馬托跡女兒，潛身草野。

王御史罷歸故里，退處窮鄉。錢金兩人，各各閒散，當年英俊，大半消滅。趙雲客雖擁厚資，家絡人足，只因時異勢殊，倒把「功名」兩字付之流水。時常黃冠野服，同了韓駙馬、秦程書、錢神甫、金子榮輩，浪遊於名山勝水之間，並約了王御史。便是吳絳英的大兄，也相約來，將以前的事，都消釋了。大家賦詩飲酒，為林下散人不題。

卻說姑蘇有個癩皮道人，他原是積年野狐，前曾在廣陵城中修煉，因雲客吞了他的丹，故此匿形改變。後來潛往洞庭，得遇呂祖師，追隨數年，傳授道術。

祖師陰戒，不許變女彩陽，遂化道人。因見世運紛紛，要在下江繁華之地，為富豪之家門上，建些奇功，辭了祖師，竟到姑蘇而來，日逐街坊，行歌飲酒。

眾人不識，只見他滿身癩皮，便順口叫他做癩皮道人。那道人日裡行歌乞食，夜間不知睡在那裡。有時身上奇臭，遠遠見之，無不掩鼻而過。他便仰身睡在街中，將些亂草，堆積身上。停了數刻，翻身起來，便不臭了。那亂草倒有些香氣。街上的孩子，每遇他來，就各人拿了亂草，滿頭滿面撲他，他亦不以為意。

一日行到常州無錫縣倪雲林家，直入進去。那倪雲林是江南豪富，又生性好潔，偶然吃了午飯，走出廳來，看見癩皮道人，滿身污穢，坐在廳上。他是好潔淨的，一見這模樣，便不歡喜，問道：「你道人有何說，到我這裡來？」

癩皮道：「貧道別無他事，特到尊府來，要化白銀三千兩，乾一件大正經，又要即日付下。」

倪雲林道：「要銀子不妨，只是你這個模樣，我看了當不起。」

就叫家人可與他些飯吃。家人拿了一碗飯，並帶些素菜，與癩皮吃。道人吃完，即從廳上撒尿出恭，十分不潔。雲林見了，便欲嘔吐，速叫家人扶他出去，笑道：「從來這些和尚，仗了佛力，終日騙人齋僧造殿，然且一時堆聚起幾百兩銀子。你看這一個癩皮道人，就要化人三千銀子，豈不可笑？」

癩皮出門，長號數聲而去。

不隔半月倪家抄籍，家資數萬，化為灰燼。雲林被鎖在坑廁上，不食而死。

道人自出了倪家，竟望浙江而來。聞得浙江富豪，首推趙雲客家，便一逕到趙家門首打坐，對門上人道：「速叫你家家主出來，俺道人自有話說。」

家人見他身上醜惡，言語又甚放肆，倒也一嚇。原來趙雲客自中狀元以後，回家便吩咐管門人，不論天官潤老，直至抄化乞兒，一概不許得罪半句。故此管門人就與他裡面通報。那時趙雲客正在「五花樓」與五位夫人傳花晚宴，忽聞此語亦以為異，抽身出來，見那癩皮道人端坐門前。

雲客道：「道人何事？」

癩皮道：「貧道有件大正經，特要與府上化白銀三千兩。貧道又不假借名色，修橋造路，起殿設齋，不過有一樁心願未完，所以要與居士化個緣法，望即慨允。」

雲客是個絕頂聰明，有根氣的人，見道人言語放誕，就把他仔細一看，發起疑心來，想道：「這是一個異人，必非無故要化銀子。」

便對他道：「道人，你要銀子容易，你且在我裡面去，吃了素飯再處。」

原來雲客叫道人進去吃飯，正要察他行徑。那道人並不慌忙，大踏步竟進裡面來。走至內廳，身上忽然大臭。雲客熬住了，陪他坐著。家人拿出素飯，道人要雲客奉陪，雲客只得忍耐陪了。吃完了飯，一句也不講話，只說要化三千銀子。雲客叫家人在庫房裡取出六十大錠，擺在桌上。道人便脫下破衣，先將二十錠包了，自己拿著。其餘四十錠，吩咐：「放好。待我再來齣」一逕出門走去。合家大小，見之無不驚駭道：「為甚麼把好好的銀子，送與這樣一個癩皮道人？」

只是雲客作主，不好違拗。道人去了，一過半月影也不來，達那二千銀子，也不來齣雲客終日疑心，對著五位美人雖則賦詩飲酒，一樣取樂，然不比以前，毫無芥蒂。連日又聞得某家豪富抄沒殆盡，心內愈加惶惑。

忽一日，癩皮道人又到門來。家人急急通報，雲客即時出來，見了道人。道人呵呵笑道：「居士誠實可喜。裡面有靜密內室，引貧道進去講話。」

雲客領那道人，直走至「五花樓」來。道人同雲客走到第三層上，喚開侍兒，獨自兩個坐定。

道人道：「居士少長豪門，名聞天下，功名富貴已造其極。別人要進一個學，圖之甚難，你便唾手中了鼎甲；別人要尋一個美女，十分難得，你便如花似玉的，列著五位夫人；別人要掙幾畝肥田，費許多經營，你便連疆千陌；別人要造幾間房子，也費好些氣力，你便棟宇如雲，又兼親戚俱全，奢華無窮只是日盈則昃，月滿則虧。四時之序，成功者退。倘過此數年，盛者不復增，而衰者且漸至，眼見朝露槿花，欲稍延片刻不可得矣。況且世態紛更，事機不測。繁華之內，遂埋禍根。一旦上天忌盈，顯微交責，即欲草服黃冠，農夫沒世且不可得，況長享富貴哉？前日所化白銀一千，非貧道自為己地，正與居士營一脫身之策耳。比來時勢，自當別有一番振作，居士宜及早回頭。功名富貴，非君家長久之物，居士當速把家資散了，領著家眷，飄然長往。」

只這一番話，說得雲客目瞪口呆，便道：「師父乃現在神仙，來救下官一家之命，感恩不盡了。只是雖散家財，恐一時無安身之處，為之奈何？」

道人道：「我見居士一片誠心，凡事曠達，真有仙風道骨。你只要立定主意，貧道當領你到一處去。」

便在桌上，拿一管筆，蘸飽了墨，向樓旁粉壁之上，畫兩扇大門，一手扯住雲客道：「你先隨我到一處去看看，若可容身，就當遷去。」

只見那道人，把壁上畫的兩扇門，呀然一聲，拽開了一扇，同著雲客，挨身進去。始初進了這門，還昏暗不辨，走過數十步，便豁然洞開。

雲客抬頭一看，但見夾岸鮮花，帶著一灣流水，轉過小橋，一路煙霞泉石，幽異非常。彩雲連樹，嬌鳥啼花。慢慢走了一回，見一所屋宇。道人引那雲客進門，堂上名香古玩，照耀人目。更走至裡面，朱欄曲曲，秀石層層，池邊亭畔，花木參差。內中陳設器皿，俱精潔非人世之物。

雲客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有那樣好處。」

道人道：「這所在叫做素谷，乃是小有洞天之分支，海外別島也。北去二百餘里，便是甘谷地方。谷中皆生枸杞菊花，根盤數百里。人居其中，壽至數百，不復知有世間紛更之事。貧道特與居士覓得這個所在。」

雲客大喜，即與道人尋舊路而歸，恰好出了洞門，仍在「五花樓」上。雲客於是相約道人，至一月後，共圖避世之舉，道人珍重而別。

雲客送了道人出門，回家便把積年所蓄，金銀 絹，五穀之類，各處賑濟孤窮，施捨貧乏。又將田產、屋宅、器皿變賣，俱分散與交遊故舊、親戚鄰里之不足者。又與秦程書、韓駙馬、王御史、金、錢、吳大輩，酣飲數日，吩咐各家俱尋別境，潛遁終身。

又著人到孫愛泉家，送些銀子與他，養贍終身。安插停當，看看過了一月，忽然密報，抄沒富室，趙家亦在籍中。宴客與合家大小，正值張惶無措，瞥見道人駕舟而來，羽衣翩翩，全不是以前的癩皮了。雲客一見，喜出望外。

道人道：「居士患難臨頭，若非貧道有約，今夜便難脫身，如今宅內所存東西，一毫也帶不得，可速速起身。一應盤費，貧道一月之中處置停妥，不勞另自費心。」

雲客即同了父母，攜了五位夫人，合家男女，約有數十人，單收拾屏風，與隨身寶玩，跟隨道人一逕下船來。出了杭州界，泛海而南，飄蕩數日，直抵素谷。真個仙島瑤池也，與塵世大相迥別。

谷中走出幾個龐眉老叟，與雲客等相見皆熙熙。問其年紀俱不曉得，但云：「我谷中生來，從不知有死喪哭泣之事。」

道人把雲客全家，安置一所園亭，別了雲客，騎鶴飄然而去。

後來五位夫人，一般的生男育女。帶去的家人，一樣耕田鑿井，安居樂業。

谷中造的瓊花美酒，日與鄰里老人，長歌縱飲，絕不提起世間俗事。原來這個所在也不是什麼仙境，那是盤古以來不通中國的一個別島，留與仙風道骨之人避世者也。

蘇庵曰：「男女之際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如今做小說的，不過說些淫污之事，後來便說一個報應。欲藉此一段話文，警戒庸俗。究竟看淫欲的，個個歡喜，及至後來報應，毫不揣著。徒然把亂倫失節之事，教導世人。至於世上的一段真情實意，反一筆抹煞，豈不可恨？我這回小說，卻是真情中探討出來，不是一味淫欲。」

要知世間不論茅簷草舍，與夫金屋玉堂，但生出個真正佳人，就該配個真正才子。若是容貌有一分欠缺，才調有一分短少，便不消閒思亂想，請收拾起撒尿棍，種子窠，再做別事。

奉勸世人，各人把鏡子照一照，腹中摸一摸，切不可裝嬌作態，為蘇庵所恥。還有一說：「玉皇上帝，件件通融，惟有『私情』兩字，只許才子佳人做得，其餘斷斷不容。」

不信但看司馬相如，偷了卓文君後，便陡然富貴起來。倘然才不及司馬，貌不如文君，後來必定不妥。何況醜陋女子，庸俗鄙夫，要思想風流事業，縱使天公一時不來責罰自己，清夜思量也該慚愧死了。

更有一個譬喻，人只看好花蝴蝶打雄，但覺其趣，不覺其惡；倘若一個毒蛇壁虎打雄，人見之，就要處置死他。難道一般情竇，有兩樣看承的？正因妍媸各別，好惡異同故也。

有詩為證：

折得名花自放歌，休將丑貌渡銀河；上天緣法明如鏡，照出人間種子窠。

評：

癩皮，仙而俠者也。於繁華之內，忽作蔡澤奪相之言，令人猛刺覺從前種種豔麗，皆屬空花，竟能高飛遠舉，無輪迴果報之苦，非上智曷克臻此。要知人世上，處處有個素谷，但須及早回頭耳。若認作仙境，便非本旨。

總評：

看小說，如看一篇長文字，有起伏、有過遞、有照應、有結局。倘前後顛倒；或強生支節；或遺前失後；或借鬼怪以神其說，俱屬牽強。此書頭緒井然，前後一貫。兼之行乎其所當行；止乎其所當止。至於引詩批語，皆有深意，非若從來坊刻，徒為襯貼而已。

我願世上看官，勿但觀其事之新奇，詞之藻麗，須從冷處著神，閒處作想，才領會得其中佳趣。倘有看官，偶因坐板瘡痛，不能靜坐細觀，使此部書中，未窺全貌，有負作者言外之意，則坐板瘡之為害不淺。有一應驗良方，錄呈於左：松香、雄黃，等分研細末，用紙捲作條，菜油中浸透，點火滴下熱油，俟冷，手搽臀上，立愈。